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四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袁繼升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四

豪俠二

崑崙奴

侯彝

僧俠

崔慎思

聶隱娘

崑崙奴

唐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代之勲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干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

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
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愛慕命坐與語時三妓
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含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
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
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
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閑暇必須一相訪無
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三
掌者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

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
但吟詩曰誤到蓬山頂上游明璫玉女動羣眸朱扉半掩
深宮月應照璫芝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
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
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
但言當為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
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
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

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來耶生大喜不自勝謂磨勒曰何計而能導我鬱結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為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非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兒今夕當為郎君搗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携鍊推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

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
止第三門綉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
所俟翠環初墜紅臉纔舒玉恨無妍珠愁轉瑩但吟詩
曰深洞鶯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
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聞然生遂緩褰簾
而入良久驗是生姬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
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能至此
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

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擁旄，逼為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舉饌，金鑪泛香雲屏，而每進綺羅綉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為脫狴牢？所願既申，雖死不悔。請為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為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

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鎖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俠士而挈之無更聲聞徒為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為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奴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

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去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顏如舊耳

出傳奇

侯彞

唐大歷中有萬年尉侯彞者好俠尚義嘗匿國賊御史推鞠理窮終不言賊所在御史曰賊在汝之右膝蓋下

彛遂揭堦磚自擊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御史又曰在左膝蓋下又擊之翻示御史乃以鍬貯烈火置其腹上煙蓬勃左右皆不忍視彛怒呼曰何不加炭御史竒之奏聞代宗即召見曰何為隱賊自貽其苦若此彛對曰賊臣實藏之已然諾於人終死不可得遂貶之為

端州高要尉

出獨異志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

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岐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垂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煙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日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張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生知其盜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

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生知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韋生坐一廳中笑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焉有頃布筵具蒸犢膾上劊刀子十餘以壑餅環之

揖韋生就座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即成壑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為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欲請郎君為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叅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脂僧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為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鑱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引

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猿
攫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
身不尺韋斷其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
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
汝為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
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出唐
語林

崔慎思

博陵崔慎思唐貞元中應進士舉京中無第宅常賃人

隙院居止而主人別在一院都無丈夫有少婦年三十餘窺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納為妻婦人曰我非仕人與君不敵不可為他時恨也求以為妾許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納之二年餘崔所取給婦人無倦色後產一子數月矣時夜崔寢及閉戶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婦崔驚之意其有姦頗發忿怒遂起堂前徬徨而行時月朧明忽見其婦自屋而下以白練纏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攜一人頭言其父昔枉

為郡守所殺入城求報已數年矣未得今既尅矣不可
久留請從此辭遂更結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攜之謂
崔曰某幸得為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
致並以奉贈養育孩子言訖而別遂踰牆越舍而去慎
思驚嘆未已少頃却至曰適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
良久而出曰餒兒已畢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聞嬰
兒啼視之已為其所殺矣殺其子者以絕其念也古之
俠莫能過焉

出原
化記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云問押衙乞取此女教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向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子却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學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

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曰隱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狖極多松蘿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長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令剽逐二女攀緣漸覺輕身如風一年後刺猿狖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禽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

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為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刀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藥化之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持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

之某拜謝尼曰吾為汝開腦後藏匕首而無所傷用即
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
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
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
與我為夫白父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
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外室而居數年後父卒魏帥
稍知其異遂以金帛署為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
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

娘辭帥之許劉能神算已知其來召衙將令來日早至
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前噪
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
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
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願見劉公劉勞
之隱娘夫妻拜曰合負僕射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
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願請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
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帥

之不及劉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
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之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
收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
住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絹送于魏帥枕
前以表不迴劉聽之到四更却返曰送其信了後夜必
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
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
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于牀四隅良久見

一人望空而跽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
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為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
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
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直入冥然無形而滅影隱娘之
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
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為蠛蠓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
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
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

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耻其不中耳未逾一更已
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
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
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乞一廬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
知所之及劉薨于統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
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
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語縱曰郎
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

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
遺其繒綵隱娘亦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
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出傳
奇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五

豪俠三

紅線

胡証

馮燕

西京店老人

蘭陵老人

盧生

義俠

紅線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

史嵩乃俾掌其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
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
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
假嵩遽放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淦陽爲鎮命
嵩固守控歷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
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亳節度使令
狐章女三鎮交爲姻婭使使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
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

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
而厚其卹養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
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吐吐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
轅門已閉杖策庭際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
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隣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
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此語異乃曰
我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
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數百年勲伐盡矣紅

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
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
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即待某却迴也嵩曰然事或不
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
入闈房飭其行具乃梳烏鬢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
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
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
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

而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曰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
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為信耳紅
線曰某子夜前二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
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徒步於庭傳
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
跌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殼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
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
散覆其上然則揚威玉帳詎知心豁於前生熟寢蘭堂

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烟微
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羅或頭觸屏風斡而彈者
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
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見銅臺高
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
役感知醇德聊副於依歸所以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
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
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

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
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過門非時請
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
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賜賚明日專遣使
齎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
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
使敢議親姻彼當捧轂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
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

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欲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律見誅降為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侍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即違天理當盡弭昨往魏邦以是報恩

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
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形便
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
以千金為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
不可留乃廣為餞別悉集賓友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
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為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
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
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偽醉離席遂亡所在

出甘澤謠

胡証

唐尚書胡証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晉公裴度同年常狎遊為兩軍力人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度潛遣一介求救於証証衣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証飲後到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杯盤無餘瀝遂巡主人上燈証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橫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二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

有謂燈臺

証復一舉三

鍾次及一角觥者三臺三遍酒未能盡淋漓殆至並座
証舉躋將擊之衆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為神人証
曰鼠輩敢爾乞命赦汝破命叱之令去

出撫言

馮燕

唐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時意氣任俠專爲
擊毬鬪雞戲魏市有爭財毆者燕聞之搏殺不平遂沈
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
相國賈耽鎮滑知燕材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

旁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之其夫滑將張嬰從其類飲燕因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早踏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即以刀授燕燕熟視斷其頸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為真嬰殺留縛之趣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廼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事即他殺而得獨存耶共持嬰百餘笞遂不能言官

叔繫殺人罪莫有辯者彊伏其辜司法官與小吏持朴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團圍千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自言人乃燕也與燕俱見耽盡以狀對耽乃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誼之下詔凡滑城死罪者皆免

出沈亞之

馮燕傳

京西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至店中更欲前進店有

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焉有項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墮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盡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籬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

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鞍馱言却領取
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
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

出酉陽
雜俎

蘭陵老人

唐黎幹為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
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鞞革掉臂而去黎疑
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
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

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閱黎
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曰
誰引尹來此即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為京尹
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慧眼不能知
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
曰老夫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
生言約理辯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為尹設遂
入良久紫衣朱鬢擁劍長短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

挽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規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
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植地如北斗狀顧黎
曰向試尹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後
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
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刺落寸餘翌日
復往室已空矣

出酉陽
雜俎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居名山

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為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笈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語之唐笈曰某數十年重趼從師祇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復祈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日可達岳中相傳盧因作色舅今夕須傳勿等閒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實慕

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瞑目盼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韋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扎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曰幾悞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出酉陽雜俎

義俠

頃有任人為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獄未具此官
獨坐廳上忽告曰某非賊頗非常輩公若脫我之罪奉
報有日此公視狀貌不羣詞采挺拔意已許之佯為不
諾夜後密呼獄吏放之仍令獄吏逃竄既明獄中失囚
獄吏又走府司譴罰而已後官滿數年客遊亦甚羈旅
至一縣忽聞縣令與所放囚姓名同往謁之令通姓字
此宰驚懼遂出迎拜即所放者也因留廳中與對榻而
寢歡洽旬餘其宰不入宅忽一日歸宅此客遂如廁廁

與令宅惟隔一墻客於廁室聞宰妻問曰公有何客經
於十日不入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乃至
今日未知何報妻曰公豈不聞大恩不報何不看時機
爲令不語久之乃曰君言是矣此客聞已歸告奴僕乘
馬便走衣服悉棄於廳中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縣界
止宿村店僕從但怪奔走不知何故比人歇定乃言此
賊負心之狀言訖吁嗟奴僕悉涕泣之次忽牀下一人
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懼乃曰我義士也宰使我來取君

頭邊聞說方知此宰負心不然枉殺賢士吾義不捨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頃與君取此宰頭以雪公冤此人怕懼愧謝此客持劍出門如飛二更已至呼曰賊首至命火之乃令頭也劍客辭訣不知所之

出原
化記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六

豪俠四

田彭郎

宣慈寺門子

李龜壽

潘將軍

賈人妻

荆十三娘

許寂

丁秀才

田彭郎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追琢奇

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禁衛清
密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
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
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
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
衛自茲無用矣內宮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
帛購之略無尋究之跡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
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宏嘗蓄小僕年甫十

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屈敬宏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宏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見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宏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

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躡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
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
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
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服罪敬宏曰如此事即非等閒
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
僕曰偷枕者田鵬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
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
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

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塵埃頗甚車馬騰踐
跬步間人不相覩彭卽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
僕執毬杖擊之歛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
怕他人惟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舁至左右
軍一歛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卽臨軒
詰問具陳常在營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之
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彭卽
已告敬宏歸蜀尋之不可得但賞敬宏而已

出劇
談錄

宣慈寺門子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義俠徒也唐乾符二年
韋昭範登宏詞科昭範乃度支使楊巖懿親及宴席席
幕器皿之類假於計司巖復遣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
宴於曲江亭子供帳之盛罕有倫擬時進士同日有宴
都人觀者甚衆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驕悖
之狀旁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張目引頸及肩復以巨
筯張筵佐酒譁浪之詞所不能聽諸子駭愕之際忽有

於衆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墮於是連加毆擊又奪所執
箠箠之百餘衆皆致怒瓦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之際
紫雲樓門軋然而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傳
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復操箠迎
擊中者無不面仆於地敕使亦為所箠既而奔馬而反
左右從而俱入門門亦隨閉而已坐內甚忻愧然不測
其來又慮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召行毆
者訊之曰爾何人與諸郎君阿誰有素而能相為如此

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君無素第不平其下人無禮耳衆皆嘉歎以錢帛遺之復相謂曰此人必須亡去不然當為擒矣後旬朔坐中賓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門者門子皆能識之靡不加敬竟不聞有追問之者

出據

言

李龜壽

唐晉公王鐸禧宗朝再入相不協比於權要唯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所請礙於德行者必固爭不允由是諸

鎮忌焉而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鍾而尋繹未嘗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欣如也居一日將入齋唯所愛卑脚犬花鵲從既啓扉而花鵲連吠銜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鵲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向空祝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丈夫豈懾於鼠輩而相逼耶言訖歛有一物自梁間墜地乃人也朱鬣衣短後衣色貌黝瘦頓首再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

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感公之德復為花鵲所驚形不能匿公若捨龜壽罪願以餘生事公公謂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初錄之明日詰旦有婦人至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於閤曰幸為我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薊來相尋及鐸薨龜壽盡室亡去

出三水
小牘

潘將軍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衆為潘鵠肆也本
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留止累日
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
至於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贈之寶之不
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年遂鏗均陶鄭其
後職居左廣列第於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
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囊已亡珠
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為

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北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為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三鬟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裝縑縷穿木屐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盖以紉針為業超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為舅甥居室甚貧與母同卧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於累日

或設殺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恩賜宰臣
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
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携
酒食與之從容徐謂曰曷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如
因曰每歲重恩恨無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蹈湯火超
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
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若見尋覓厚脩曾綠酬贈女
子曰勿言於人某偶遇朋儕為戲終却送還因循未暇

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
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謂超曰
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走疾若飛鳥忽於相
輪上舉手示超歛然携念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財
帛為意超送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繒帛密為贈之
明日訪之已空室矣馮緘給事嘗聞京師多任俠之徒
及為尹密詢左右述超具述其語將軍所說與超符同

出劇
談錄

賈人妻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為主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資用稍備儻能從居乎立既悅其人又幸其給即曰僕之厄塞陷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

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所至於扃鑰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携米肉錢帛以付立日未嘗闕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強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為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遑遑謂立曰妾有寃仇痛纏肌骨為日深矣伺

便復仇今乃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
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
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
則視其所携皮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多
疑慮事不相累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
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則
曰更乳嬰兒以豁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
迴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

帛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其年立
得官即貨鬻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

出集
異記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行家於温州以豪俠為事至蘇州旅舍支
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為亡夫設大祥齋因
慕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
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與諸葛殷
李悵悵不已時諸葛殷與吕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

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娘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卽曰此小事我能為郎籌之旦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亦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

知所止

出北夢
瑣言

許寂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旦有夫婦偕詣山居携一壺酒寂詰之云今日離剡縣寂曰道路甚

遙安得一日及此頗亦異之然夫甚少而婦容色過之
狀貌毅然而寡默其夕以壺觴命許同酌此丈夫出一
拍版徧以銅釘釘之乃抗聲高歌悉是說劍之意俄自
臂間抽出兩物展而唱之即兩口劍躍起在寂頭上盤
旋交擊寂甚驚駭尋而收匣之飲畢就寢迨曉乃空榻
也至日中復有一頭陀僧來尋此夫婦寂具道之僧曰
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學之手時寂按道服也寂辭曰少
尚玄學不願為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淨水拭脚排

徇間不見爾後再於華陰遇之始知其俠也杜光庭自京入蜀宿於梓潼廳有一僧繼至縣宰周某與之有舊乃云今日自興元來杜異之明發僧遂前去宰謂杜曰此僧乃鹿盧躡亦俠之類也詩僧齊已於瀉山松下親遇一僧於頭指甲下抽出兩口劍跳躍凌空而去

出北夢瑣言

丁秀才

朗州道士羅少微頃在茅山紫陽觀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於觀中舉動風味無異常人然不汲汲於仕進

盤桓數年觀主亦善遇之冬之夜霰雪方甚二三道士
圍爐有肥羜美醞之美丁曰致之何難時以為戲俄見
開戶奮袂而去至夜分蒙雪而迴提一銀榼酒熟羊一
足云浙帥厨中物由是驚訝歡笑擲劍而舞騰躍而去
莫知所往惟銀榼存焉觀主以狀聞於縣官詩僧貫休
俠客詩云黃昏風雨黑如磐別我不知何處去得非江

淮間曾聆此事而構思也

出北夢
瑣言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七

博物

東方朔

劉向

胡綜

張華

束皙

沈約

虞世南

傅奕

郝處俊

孟詵

唐文宗

賈耽

段成式

江陵書生

東方朔

漢武帝時嘗有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因敕廷臣皆習山海經山海經伯翳所著劉向編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書曰益典朕虞蓋隨禹治水取山海之異遂成書出

書故實

劉向

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竇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程

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在關提西北郭璞注
云漢宣帝使人發上郡盤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
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知劉向按此言之宣帝大驚
由是人爭學山海經矣

出山海經

胡綜

胡綜博物多識吳孫權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
以琉璃爲蓋雕鏤其上得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
虎及蟬形時莫能識其所由者權以綜多悉往事使人

問之綜云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天子氣乃改縣名并掘鑿江湖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土之氣事見於秦記此蓋是乎衆人咸歎其洽聞而悵然自失

出綜別傳

張華

魏時殿前鐘忽大鳴震駭省署華曰此蜀銅山崩故鐘鳴應之也蜀尋上事果云銅山崩時日皆如華言

出小說

又

晉陸士衡嘗餉張華於時賓客盈座華開器便曰此龍肉也衆雖素伏華博聞然意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灌之必有異試之有五色光起士衡乃窮其所由鮓主曰家園中積茅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

餉陸

出世說

又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鑪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

出小說

又武庫內有雄雉時人咸謂爲怪華云此蛇之所化也

即使搜除庫中果見蛇蛻之皮

出小說

又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即從華言聲聞數

十里

出小說

又惠帝時有得一鳥毛長數丈華見而歎曰此所謂海

鳧毛此毛出則天下土崩果如其言

出異苑

又洛中有一洞穴深不可測有一婦人欲殺夫謂夫曰

未曾見此穴夫自過視之至穴婦推夫墜穴至底婦擲
飢物如欲祭之此人當時顛墜恍惚良久乃蘇得飯食
之氣力稍彊周惶覓路乃得一穴匍匐從就崎嶇反側
行數十里穴小寬亦有微明遂得寬平廣遠之地步行
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而聞粒米香啗之芬美過於充饑
即裹以爲糧緣穴行而食此物既盡復遇如泥者味似
向塵又齋以去所歷幽遠里數難測就明曠而食所齋
盡便入一都郭郭修整宮館壯麗臺榭房宇悉以金魄

爲飾雖無日月明踰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奏竒樂
非世所聞也便告請求哀長人語令前去從命進道凡
遇如此者九處最後所至苦告饑餒長人入指中庭一
大柏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鬚初得一珠長人
取之次捋亦取後捋令啗食即得療饑請問九處之名
求停不去答曰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人便復
隨穴而行遂得出交郡往還六七年間即歸洛問華以
所得二物視之華云如塵者是黃河龍涎泥是崑山下

泥九處地仙名九館羊爲癡龍其初一珠食之與天地
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饑而已

出幽
明錄

又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熟用以烹煮可使食成熟
盡下可以冷水灌之更熱如此無窮世人貴其異不能
識其名雷煥元康中入洛乃齎以示華華云此所謂然

石

出異
物志

又嵩高山北有大穴空莫測其深百姓歲時每遊其上
晉初嘗有一人悞墜穴中同輩冀其倘不死試投食於

穴墜者得之爲糧乃緣穴而行可十許日忽曠然見明
又有草屋一區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下有一杯自飲
墜者告以饑渴碁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氣力十倍碁
者曰汝欲停此否墜者曰不願停碁者曰汝從西行數
十步有一井其中多怪異慎勿畏但投身入中當得出
若饑即可取井中物食之墜者如其言井多蛟龍然遇
墜者輒避其路墜者緣井而行井中有物若青泥墜者
食之了不復饑可半年許乃出蜀中因歸洛下問張華

華曰此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出小說

東皙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仲冶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因流以盪觴曲水之義蓋起此也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東皙進曰仲冶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

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淵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業帝曰善賜金五十斤而左遷仲治爲陽城

令

出續齊諧記

沈約

梁武帝多策事因有貢徑寸粟者帝與沈約策粟事帝得十餘事約得九事及約出人問今日何不勝約曰此人忌前不讓必恐羞死時又策錦被事

出盧氏雜記

又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下平蓋如合焉中得劍一瓷具數十時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夷罍孟也葬則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則隨當時矣東夷死則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識語在江右雜事

出史系

虞世南

唐太宗令虞世南寫列女傳屏風已裝未及求本乃暗

書之一字無悞

出國史纂異

又太宗常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

此行秘書也

傅奕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
士女奔湊其處如市傅奕方卧病聞之謂其子曰非佛
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惟羚羊角破之汝往試
焉僧緘膝甚嚴固求良久乃見出角扣之應手而碎觀
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用之

出國史
纂異

郝處俊

唐太宗問光祿卿韋某須無脂肥羊肉充藥韋不知所從得乃就侍中郝處俊宅問之俊曰上好生必不爲此事乃進狀自奏其無脂肥羊肉須五十口肥羊一一對前殺之其羊怖懼破脂並入肉中取最後一羊則極肥而無脂也上不忍爲乃止賞處俊之博識也

出朝野僉載

孟詵

唐孟詵平昌人也父曜明經擢第拜學官詵少敏悟博聞多奇舉世無與比進士擢第解褐長樂尉累遷鳳閣

舍人時鳳閣侍郎劉禕之臥疾詵候問之因留飯以金
椀貯酪詵視之驚曰此藥金非石中所出者禕之曰主
上見賜當非假金詵曰藥金仙方所資不爲假也禕之
曰何以知之詵曰藥金燒之其上有五色氣遽燒之果
然禕之以聞則天以其近臣不當旁稽異術左授台州
司馬累遷同州刺史每歷官多煩政人吏殆不堪薄其
妻室常曰妻室可烹之以啖客人多議之

出御史
臺記

唐文宗

唐文宗皇帝聽政暇博覽羣書一日延英顧問宰臣毛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時宰相李珣楊嗣復陳夷行相顧未對珣曰臣按爾雅苹是蘓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苹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蘓蕭又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脫釧也真誥言安妃有斲粟金跳脫是臂飾

出盧氏雜記

賈耽

唐賈耽好地理學四方之使乃是蕃虜來者而與之生
問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凡三十年所聞既備因撰海
內華夷圖以問其郡人皆得其實事無虛詞

出盧氏
雜記

段成式

唐段成式詞學博聞精通三教復強記每披閱文字雖
千萬言一覽略無遺漏嘗於私第鑿一池工人於土下
獲鐵一片怪其異質遂持來獻成式命尺周而量之笑
而不言乃靜一室懸鐵其室中之北壁已而泥戶但開

一牖方纔數寸亦緘鑄之時與近親闢牖窺之則有金書兩字以報十二時也其博識如此

出南楚新聞

又

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嘗患之復以年長不加面斥其過而請從事言之幕客遂同詣學院具述丞相之旨亦唯唯遜謝而已翌日復獵於郊原鷹犬倍多既而諸從事各送兔一雙其書中徵引典故無一事重疊者從事輩愕然多莫曉其故實於是齊詣文昌各以書示之文

昌方知其子藝文該贍山簡云吾年四十不為家公所知

頗亦類此

出玉堂
閤話

江陵書生

江陵南門之外雍門之內東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尺許具體而微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詢其由曰數百年前此州忽為洪濤所漫未沒者三二版州帥惶懼不知所為忽有人白之曰州之郊野間有一書生博讀甚廣才智出人請召詢之及召問之此是息壤之地在於

南門僕嘗讀息壤記云禹湮洪水茲有海眼泛之無恒
禹乃鑿石造龍之宮室寘於穴中以塞其水脈後聞版
築此城毀其舊制是以有此懷襄之患請掘而求之果
於東垣之下掘數尺得石宮室皆已毀損荆帥於是重
葺以厚壤培之其洪水乃絕今於其上又起屋宇誌其
處所旋以息壤記驗之不謬

出玉堂
閒話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八

文章

司馬相如

謝朓

沈約

庾信

王勃

盧照鄰

崔融

張說

崔曙

王維

李翰

顧況

唐德宗

戎昱

李端

韓翃

楊憑

符載

王建

裴度

白居易

元和沙門

司馬相如

漢司馬相如賦詩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學相如之賦而弗迨也故雅服焉相如為上林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

而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卿牂
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
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必苞括宇
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
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敢言作賦之心也

出西京
雜記

謝朓

梁高祖重陳郡謝朓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出談

藪

沈約

梁奉朝請吳均有才器常為劍騎詩云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高祖謂曰天子今見關西安在焉均默然無答均又為詩曰秋風灑白水鴈足印黃沙沈隱侯約語之曰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即以印訖

出談
藪

庾信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

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
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
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
吠聒耳而已出朝野
僉載

王勃

唐王勃每為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
筆書之初不點竄時人謂之腹藁出談
藁

盧照鄰

唐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鄰總披覽略能記憶後為益州新都縣尉秩滿婆娑於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楊盧駱照鄰聞之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時楊之為文好以古人性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為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為算博士如盧生之文時人莫能評其得失

矣惜哉不幸有冉畊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焉文集二

十卷

出朝野
僉載

崔融

唐國子司業崔融作武后冊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為

二百年來無此文

出國史
纂異

張說

唐張說徐堅同為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
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

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
藝之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皆如良金
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叢
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異乎若施之於廊廟則為駭矣
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
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為俳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
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
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

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於邊幅
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
能箴其所短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出大唐
新語

崔曙

唐崔曙應進士舉作明堂火珠詩續有佳句曰夜來雙
月滿曙後一星孤其言深為工文士推服既夭歿一女
名星星而無男當時咸異之

出明皇
雜錄

王維

唐王維好釋氏故字摩詰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勝絕今清涼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章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人以為含英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乃李嘉佑詩也

出國史補

李翰

唐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澀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酒則奏樂神全則綴文

出國史補

顧況

唐顧況在洛乘間與一二詩友遊於苑中流水上得大
梧葉上題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
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泛於波中詩曰
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
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日餘有客來苑中尋春又於葉
上得一詩故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愁和
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風取次行

出本
事詩

盧渥

中書舍人盧渥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蹇
來葉上乃有一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
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渥後亦
一任范陽獨獲其退宮人覩紅葉而吁怨久之曰當時
偶題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跡無不訝焉詩
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間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出雲溪
友議

唐德宗

唐德宗每臨朝多令徵四方丘園才能學術直言極諫之士由是題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多親自考試故絕請託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為意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乖謬者即濃點筆抹之或稱旨者翹足朗吟翌日即遍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公卿大夫已下無不服上藻鑒宏詞獨孤綬試放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覽稱歎久之因吟其詞云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甚

嘉之故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上悉令放於荆山之南而綬不斥受獻不傷放

棄上賞其知去就也

出杜陽雜編

貞元五年初置中和節御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於容州天下榮之

出國史補

戎昱

唐憲宗皇帝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聞有一卿能為詩而姓

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帝曰皆不是也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卧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辭焉帝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詠聖旨如此稠疊士林之榮也其詠史詩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

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
千年骨誰為輔佐臣帝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
公卿遂息和戎之論者矣

出雲溪友議

李端

唐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帷而觀
之李端中宴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衆稱絕妙或謂宿
構端曰願賦一韻錢起曰請以起姓為韻復有金埒銅
山之句曖大喜出名馬金帛為贈是會也端擅場送丞

相王縉之鎮幽朔韓翃擅場送丞相劉晏之巡江淮錢

起擅場

出國
史補

韓翃

唐韓翃少負才名侯希逸鎮青淄翃為從事後罷府閒
居十年李勉鎮夷門又署為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
新進後生不能知韓共目為惡詩韓翃翃殊不得意多
辭疾在家唯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
夜將半韋扣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

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底狀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又批云與此韓翃韋又賀曰此非員外詩耶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

出本
事詩

楊憑

唐京兆尹楊憑兄弟三人皆能文為學甚苦或同賦一篇共坐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已

出傳載

符載

唐符載字厚之蜀郡人有竒才始與楊衡宋濟栖青城山習業楊衡擢第宋濟先死無成唯載以王霸自許耻於常調韋臯鎮蜀辟為支使雖曰受知尚多偃蹇舉嘗於二十四化設醮請撰齋詞于時陪飲於摩訶池載離席盥漱命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緩步池間各授

口占其敏速也如此劉闢時為金吾倉曹參軍始依臯
焉載與撰真贊云矯矯化初氣傑文雄靈螭出水秋鶚
乘風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良覲麟閣之中及臯卒
闢總留務載亦在幕中及闢敗載亦免禍

出北夢
瑣言

王建

唐王建初為渭南縣尉值內官王樞密者盡宗人之分
然彼我不均復懷輕謗之色忽因過飲語及桓靈信任
中官起黨錮興廢之事樞密深憾其譏詰曰吾弟所有

宮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對故
元稹以嘗有宮詞詔令隱其文朝廷以為孔光不言温
樹者慎之至也及王建將被奏劾因為詩以讓之乃脫
其禍也建詩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
下御衣偏得著進來龍馬每交騎常承密旨歸家少獨
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

議
溪友

裴度

唐憲宗以玉帶賜裴度臨薨却進門人作表皆不如意
公令子弟執筆口占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
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

出因
話錄

白居易

唐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
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楊柳詞
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
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

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
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為詩
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星後
除蘇州刺史自峽沿流赴郡時種歸縣繁知一聞居易
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蘇州刺史今才
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為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
詞居易覩題處暢然邀知一至曰歷陽劉郎中禹錫三
年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怯而不為罷郡經過悉去千

餘詩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而人
造次不合為之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極合沓狀竒新
閭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為
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無競詩曰神女向高唐巫山
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荆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
外長霽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李端詩曰巫山十二重
皆在碧空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渡水樹
色暮連空愁向高堂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詩曰巫峽

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
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白居易吟
四篇詩與繁生同濟而竟不為

出雲溪
友議

元和沙門

唐元和中長安有沙門不記名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
意相合之處張籍頗恚之冥搜愈切思得句曰長因送
人處憶得別家時徑往誇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
僧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冷吟曰見他

桃李發思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

出
言
披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九

文章

杜牧

天嶠遊人

譚銖

周匡物

王播

朱慶餘

唐宣宗

溫庭筠

李商隱

劉瑑

鄭畋

司空圖

高蟾

杜牧

唐白居易初為杭州刺史令訪牡丹花獨開元寺僧惠
澄近於京師得之始植於庭欄門甚密他處未之有也
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東越分而
種之也會徐凝自富春來未知白先題詩曰此花南地
知難種慚愧僧間用意栽海鷺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
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
紅撲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同醉

而歸時張祐榜舟而至甚若踈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
稔各希首薦焉白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鬪鼠穴勝負
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
解送以凝為元祐次之張曰祐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
側讓闕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此徒
有前名矣又祐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
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挂青漢鐘聲和白雲此句未為佳
也白又以祐宮詞四句之中皆數對何足竒乎不如徐

生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歎曰榮辱
糾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柷而歸自是二生
終身偃仰不隨鄉試矣先是李林宗杜牧與白輦下較
文具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為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白
為河南尹李為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
似乖趨事之禮李嘗謂白為囁嚅兒聞者皆笑樂天之
名稍減矣白曰李直木林宗字也吾之獊子也其鋒不
可當後杜牧守秋浦與張祐為詩酒之交酷吟祐宮詞

亦知錢塘之歲白有非祐之論嘗不平之乃為詩二首
以高之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
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張詩曰故國三千里
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此為祐得意之
語也李杜以下盛言其美者欲以苟異於白而曲成於
張也故牧又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為淫言媒語鼓扇
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敷佐於祐耳

出雲溪

友議

天嶠遊人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有鄧先客至延康四五代
為國道師而錫紫服洎死自京歸葬是山云是屍解也
然悉為邱隴松栢相望詞人經過必當興詠幾千首矣
忽有一少年偶題一絕不言姓字但云天嶠遊人耳後
來觀其所刺無復為文且鄧氏之名因斯稍減矣詩曰
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既言白日昇仙去

何事人間有殯宮

出雲溪友議

譚銖

真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比於錢塘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為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譚銖者。吳門之秀士也。因書一絕。後之來者。覩其題處。稍息筆矣。詩曰：虎邱山下塚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出雲溪友議

周匡物

周匡物字幾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進士。

及第時以歌詩著名初周以家貧徒步應舉落魄風塵
懷刺不偶路經錢塘江乏僦船之資久不得濟乃於公
館題詩云萬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
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郡牧出見之乃罪津吏至
今天下津渡尚傳此詩諷誦舟子不敢取舉選人錢者

自此始也

出閩川
名士傳

王播

唐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食後

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鐘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
訪舊遊向之題名皆以碧紗罩其詩播繼以二絕句曰
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
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未了各西東慚愧閣黎飯後鐘
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出擬
言

朱慶餘

唐朱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索慶餘新舊篇什數
通吟改只留二十六章籍置於懷抱而推贊之時人以

籍重名無不繕錄諷詠遂登科第初慶餘尚為謙退作
閨意一篇以獻張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
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籍酬之曰越女
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沈吟齊紈未足人間貴一曲
菱歌敵萬金由是朱之詩名流於四海內矣

出雲溪
友議

唐宣宗

唐宣宗朝前進士陳玩等三人應博士宏詞所司考定
名第及詩賦論上於延英殿詔中書舍人李藩等問曰

凡考試之中重用字如何藩對曰賦忌偏枯庸雜論則
褒貶是非詩則緣題落韻緣題如白雲起封中詩云封
中白雲起是也其間重用文字乃是庶幾亦非有常例
也又曰孰詩重用字對曰錢起湘靈鼓瑟詩云善撫雲
和瑟嘗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逸韻諧金
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
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中有二不字上
曰錢起雖重用字他詩似不及起雖謝朓云洞庭張樂

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遠水還江漢流之篇無以比也其宏詞詩重用字者登科起詩便付史選

出雲溪友議

又

宣宗因重陽賜宴羣臣有御製詩其略曰歎塞旋征騎和戎委廟賢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邊宰臣以下應制皆和上曰宰相魏謩詩最出其兩聯云四方無事去神豫杪秋來八水寒光起千山霽色開上嘉賞久之魏蹈舞拜謝羣寮聳視魏有德色極歡而罷

出拊情詩

温庭筠

唐温庭筠字飛卿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温李才
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义手而八
韻成多為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行有缺搢紳
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
宰輔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
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未第進士對之庭
筠乃以玉條脫續之宣宗賞焉又有藥名白頭翁温以

倉耳子為對他皆此類也宣帝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
狐綯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於人由是
疎之温亦有言云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皇
好微行遇於逆旅温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長
史司馬之流耶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六參簿尉之類耶
帝曰非也謫為方城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
章為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何以補焉徒負不羈之才
罕有適時之用竟流落而死也豳國公杜棕自西川除

淮海庭筠詣韋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爐前金線柳
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為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
幽公聞之遺絹千疋吳興沈微云温曾於江淮為親表
櫓楚由是改名庭筠又每歲舉場多為舉人假手侍郎
沈詢知舉別施鋪席授庭筠不與諸公鄰比翌日於簾
前謂庭筠曰向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某今歲
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

出北
夢瑣

李商隱

唐李商隱字義山為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似疎商隱未嘗展分重陽日商隱詣宅於廳事上留題其略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相國覩之慚悵而已乃扃閉此廳終身不處也

出北夢瑣言

劉瑑

唐劉瑑字子全幼苦學能屬文才藻優贍大中初為翰

林學士是時新復河湟邊上戎事稍繁會院中諸學士
或多請告瑒獨當制一日連草詔百函筆不停綴詞理
精當夜艾帝復詔至御前令草喻天下制瑒濡毫抒思
頃刻而告就遲明詔對帝大嘉賞因而面賜金紫之服
瑒以文學受知不數年卒至大用其告喻制曰自昔皇
王之有國也何嘗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參諸二柄歸
於大寧朕猥荷丕圖思弘景業憂勤戒惕四載于茲每
念河湟土疆綿亘遐濶天寶末犬戎乘我多難無力禦

姦遂縱腥羶不遠京邑事更十葉時近百年鄉士獻能
靡不竭其長策朝廷下議皆亦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
事為永圖且守舊地為明理荏苒於是收復無由今者
天地儲祥祖宗垂祐將士等櫛沐風雨暴露郊原披荆
榛而刁斗夜嚴出豺狼而穹廬曉破動皆如意古無與
京念此誠勤宜加寵賞詞不多載

出鄭處誨所
撰劉球碑

鄭畋

馬嵬佛堂楊妃縊所邇後才士經過賦詠以道其幽怨

者不可勝紀皆以翠翹香鈿委於塵泥紅淒碧怨令人
傷悲雖調苦詞清無逃此意也丞相鄭畋為鳳翔從事
日題詩曰玄宗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
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為真輔國之句出
史

司空圖

唐晉國公裴度討淮西題名於華嶽廟之闕門後司空
圖題詩紀之曰嶽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輦石

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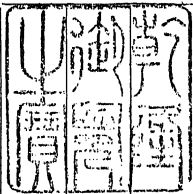
出撫言

高蟾

唐高蟾詩思雖清務為竒險意疎理寡實風雅之罪人
薛能謂人曰儻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曰天上
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
東風怨未開蓋守寒素之分無躁競之心公卿間許之
先是胡曾有詩云翰苑何曾休嫁女文昌早晚罷生兒
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羅隱亦多怨刺當

路子弟忌之由是蟾獨策名也前輩李賀歌篇逸才奇
險雖然嘗疑其無理杜牧有言長吉若使稍加其理即
奴僕命騷人可也是知通論不相遠也

出北夢
瑣言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九